



在和平的日子裡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• 內容介紹 •

本書描寫了一個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的故事。電廠發生了事故，金大貴日以繼夜地從事修復工作。但妻子在家中快要分娩了。她得到了工會幹部的安貼地照顧。這故事描寫了工人在和平的日子裏，英勇地從事勞動，幸福地生活着。

717.1
164

在和平的日子裏

吳才俊 著

嵇錫林 插圖

江蘇省書刊出版事業許可證出○○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書號：寧0645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1/16 字數 9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,200

定價 八分

在和平的日子裏

申新紗廠工人 吳才俊

一、丈夫今晚又不回來

史鳳妹這幾天沒進廠，在家裏休養。她懷了九個多月的胎，快要分娩了。

家裏什麼人也沒有，史鳳妹燒好晚飯，望望金大貴還沒回家，她像孩子似地賭氣道：“誰像他，成日成夜地癩在廠裏。”等等丈夫還不回家，便一個人收拾桌子吃起晚飯來。

史鳳妹剛好坐上板凳，碗端到口邊，門口突然猛的一聲：“你還吃啊，看你肚子裏還放得下！”接着哄哄地一陣笑。

這一聲可把史鳳妹嚇了一跳。連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發電廠裏的藝徒“小兔子”。這年人有個怪脾氣，總是在人家不注意的時候，從後面猛地一聲

大叫；走路呢，一聳一跳的。對他這個冒失勁兒，有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“小兔子”。這一叫，也便叫開了。

史鳳妹放下碗，拍拍跳動的胸口罵道：“你這個小兔子，人都被你嚇死了。”她裝着生氣的樣子道：“快替我滾……。”

不容史鳳妹把話說完，小兔子便插進來道：“滾就滾吧！要不是大貴哥叫我來，你便是請我來，我還要搭點架子哩！”說着，他裝着真走的樣子。

史鳳妹一聽是丈夫叫他來的，也就連忙喊住他：“小兔子，小兔子；”一看他在門口露着頭，頂前一簇頭髮，像鷄尾巴似的豎在那裏，便忍不住笑道：“哪一天學做一個大人，還這麼裝腔作勢的？”

“誰裝腔作勢？還不是你叫我滾的。”

“你說的好聽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又哄哄地大笑起來。他調皮地指着史鳳妹的肚子道：“你看，你那個肚子，唉。”

“好了，你就是沒正經話。”史鳳妹抿着嘴道：“噯，我問你，大貴哥叫你來說啥？”

“說給你聽，你可高興哩！”小兔子匆忙地掠了

掠頭髮，那一簇頭髮還是不服貼地豎在頭上。

“不要在悶葫蘆裏賣藥了。說吧，說吧！”

小兔子想了想：“好，我說，大貴哥是這樣的。他叫我對你講，今晚他又不回來了。叫你再冷清一夜吧！”史鳳妹忙打斷他的話：“鬼東西，難道這話是他說的。”



“誰說謊呀，他叫你關好門，早點安心睡覺。不是這樣說的？”

“不回來了，那又是連班？”一想他又是連班，姊飯也吃不下了，筷子拿手裏，人在發愣。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：“已經兩天一夜了呀，還連班下去！”

“哈哈，還要叫大貴哥打通打通你的思想哩！這是爲生產嘛！”

“誰不曉得生產重要？人也不是鐵打的。”她又問：“發電廠到底壞得怎樣？”

小兔子見史鳳妹心裏不樂意，才正經地道：“那还用問？壞得很嚴重嘛！昨天早上八點鐘，鍋爐裏發出“崩”地一聲，頓時全廠的紡部、織部的機器都停下了。大貴哥和電廠裏的人急得像瘋子似的來查問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查出來了，原來是高氣壓管膨破了。後來大家又一查，發現五、六十根鋼管都銹壞了。你想嚴重不嚴重？五、六十根鋼管出毛病，據有經驗的人講，用五十個人手來修，起碼要十個工才能修好。大貴哥聽了當然急得雙腳跳呀！嘴裏只是說：“咳，這……這……怎麼辦？計

劃完不成了，這……。”小兔子補充道：“大貴哥那個樣子，我都是親眼看到的。”

史鳳妹聽了，越聽越有勁。連飯碗也放下了，一個勁要小兔子講下去。小兔子誇張地清了清喉嚨，坐下來，真的有一板一眼地談下去：

電廠的黨支部書記看情況很嚴重。耽誤全廠的生產哪！還能算小事？他連忙號召大家來組織搶修隊。一霎眼功夫，有五十多位老師傅來報名了。可是燒電焊的人只有一個半，——大貴哥和小五子。其實小五子連半個人也抵不上，他是個生手，只能幫大貴哥遞送遞送東西。大貴哥一個人就幹起來啦！想想看，要把六十多根壞管子割下來，新管子換上去，割下來，換上去，都得要用電焊燒的啊！看大貴哥忙不忙吧！忙得他不能停一停手，要是停一下，幾十位老師傅便沒事做了。廠裏的生產全得耽誤。

史鳳妹聽了嘆着氣，這回嘆氣，已不是替丈夫耽心，而是替丈夫和廠裏的人發急了。“那怎麼辦呢？”

“怎麼辦？”小兔子接口道：“就這樣幹吧！大貴

哥從前天晚上八點多鐘把電焊燒起，一直到今天下午兩點鐘，連口飯都不想吃。”小兔子又一本正經地談下去。也不用史鳳妹插嘴問一句。他道：

支部書記心裏也急壞了。看大貴哥奔上奔下的燒；一會兒，又伏到地上，燒下面的鋼管。他兩眼熬得通紅。支部書記怕他吃不消，叫他休息一會兒。可他啊，哪肯歇一歇啊！支部書記左說也不行，右說也不行，最後便命令他道：“金大貴同志，你這樣累壞了身體，對黨不負責。要你去休息，這是黨的決定。”

大貴哥沒法，這才放下手走到休息室去。他在沙發上沒靠上兩分鐘，又溜進車間裏去了。支部書記再批評他，他可發了脾氣，氣呼呼地道：“馮映仲同志，你怎麼老是叫我停手哇！剛才又發現了四十多根汽管有毛病，你們都不對我響，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不能看它再出毛病的？”

支部書記的聲音也響了：“知道，我全知道，就是爲了這個，才要你好好休息的，養好了精神，活兒做得準，不是嗎？”

“我不能休息。我求求你，我不能看幾十位老

師傅空着手，等我一個人。我不能看到全廠的機器都停下來。馮映仲同志，每一分鐘我們都是寶貴的呀！”

金大貴的嗓子比支部書記拉得還高，頸子上的青筋，漲得比筷子還粗。支部書記看他那樣的勁道，也很感動，他把雙手往他肩上使勁地一拍：“好吧！你幹吧！接受這個考驗吧！”

史鳳妹本來並不怎麼高興的，但她聽小兔子說了這許多話，丈夫的那一股工作勁頭，那一股勇氣，使她完全感動了。她就彷彿聽到丈夫的堅決的語調，看到他那漆黑的揚起的雙眉。她知道：丈夫在工廠裏進行着一個重大的鬥爭，而他是一定會取得勝利的。

小兔子說完了話，補充道：“我只知道這麼多啦！別的沒啦！”這傢伙真該死，又來了那麼一下。不聲不響地站起來，悄悄地走到史鳳妹的身後，往前猛一聲：“好，大貴哥就這樣，你可別難過啊！”

史鳳妹受了一驚，差點把半碗泡飯潑弄到桌子上。

“你發瘋啦！”史鳳妹裝做發脾氣的樣子，把筷

子調過頭來使勁地打小兔子，打個瞎空。其實，小兔子早注意到這一着了，腰一閃，轉過身去。小巧得就真的像一隻兔子似的。嘻皮笑臉的出了門。史鳳妹見打他不着，走到門口，嘴裏威脅着說：“你敢來。”

“我不是不敢來，可要去上班了。六點鐘快到了。”他走了兩步，又回頭道：“大嫂子，生了孩子，送紅雞蛋可不能忘掉我啊。噲，大貴哥還說，到時候，他還要請人來幫你的忙哩！”說着，一蹦一跳地往廠裏走去。

史鳳妹瞅着他的背影，禁不住笑了起來。這怪好的小伙子，就是太鬧人。

二、肚子痛起來了

史鳳妹吃好晚飯，收拾收拾菜碗，洗好鍋灶，就照丈夫的話準備休息了。天黑下來，空中只有幾點星星。她把門關上，一個人上了樓。把電火扭亮了，總是覺得沒事做，閒得慌，說睡覺還嫌早哩！她打量起自己的這個小家庭來。

電燈火照得滿屋亮堂堂的。裏邊是一張西式

床，旁邊是紅漆衣櫥，還有鏡櫃、寫字檯。她走到鏡櫃跟前，靠鏡櫃的空壁上，掛着兩個鏡框子，有兩幅大照片。一幅是丈夫去年當選為勞動模範受獎的照片，據說這還是省裏的記者替他拍的呢；再一幅，是她和丈夫在禮堂裏拍的結婚照。想起結婚的事，還像在眼面前似的，一轉眼，一年多過去



了。現在自己懷了孕，馬上便要做媽媽。日子過得多快啊，又多麼幸福啊！回想她跟丈夫在一起的一年多裏邊，兩人沒有一次拌過嘴，他困難時，她幫助他；她困難時，他又幫助她。兩個人在生產上都是好手，大貴在去年便入了黨啦！咳，多好的生活！……

史鳳妹看了看手錶，覺得時間還早，該找點針綫做做吧！說起來也怪，真沒啥好做好縫的。做鞋子吧，平日做得現現成成的，每個人都有三兩雙，還有皮鞋換着穿。連肚裏的娃娃的棉襖、棉褲，加上兜肚、尿布都做得一整二齊的了。她想了想，做什麼好呢？突然記起丈夫有一套工作服，那兩個褲腳管快破了，拿出來托一層吧！托好了，他還好穿一陣子。

她剛托好第一個補釘，誰知猛地感到肚子有一陣微微的痛楚。“怎麼？吃了半碗冷泡飯了吧！”她一邊縫第二個補釘，一邊想。過了一會呢，却又一陣地痛起來了。她用手摸一摸肚子，似乎摸與不摸是一樣，肚子是麻木的。她想：快點縫吧！趕早點睏。沒縫到幾針，又一陣陣地痛起來。她簡直搞

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她渾身發起顫抖來，牙齒打起“格格”來了。她這才想起產婦科的檢查，想起生孩子的事。心裏可發了急。覺得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從來還沒經過這回事。還是先躺下來吧！她掙扎着到了床邊，躺下來。覺得舒服了一些。

可是，她又躺不住。如果真是生產的話，才難哩！自己一點經驗也沒有。身旁沒有一個人，甚至更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要生育了。（這疼痛來的時間比醫生估計的要早兩個多星期）不，應該讓人知道。她咬緊牙關，走近樓窗，她希望能看到有熟人從樓下經過，請他帶個口信；她多麼盼望丈夫金大貴經過那個繞着池塘的小路，突然走回家啊！

寒冷、烏黑的夜景，週圍的電燈像眼睛似的發着淡笑，平常馬路上來往的汽車、人力車，此刻都沒有了。樓下，竟沒有什麼人經過。這一切，都使她失望了。她雙手捧着疼痛的肚子，慢慢地走向，坐到床沿上去，眼淚禁不住撲簌簌滴下來。她想到：“倒霉，都怪我大意啊！一心聽醫生的話，說還早哩！還有兩個多星期哩！不然，早些寫一封信給

鄉下的媽媽，一切不都好了嗎？”

迎着樓窗，透過濕漉漉的睫毛，她望見那離家半里遠的發電廠，隱約地她聽到發電廠裏“哧噹哧噹”的聲音，電焊放出一閃一閃的銀白色的火花。她急不可耐地想到了丈夫：“已經兩天兩夜啦！他還不回來，還不回來。”可是，不行哪！生產任務比什麼都更要緊啊！他不是說過嗎：“今年是國家五年計劃最重要的一年，要加一把勁才行哪！加上我們還要解放台灣哩！”她簡直懊悔起來，不該盼丈夫回來。於是，她慢慢地下了個決定：“我一個人也能到醫院去。要是讓他離開了崗位，便是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到了影響！”

正在這時候，門外一個尖細的女人聲音在喊着：“鳳妹同志，……你還沒睏哪！”接着，“亮亮”地一陣敲門聲。

史鳳妹一聽有人喊她的名字，心裏一陣高興。忙答道：“啊，誰呀！”

“我呀，是我來啦！”

“是你。”史鳳妹聽得出這是一個熟人的聲音，但一時想不出她究竟是哪一個。她急忙下了床，正

要跨下樓梯，不想陣痛又來了。她禁不住地喊了一聲：“唉，媽啊！”

門外的人聽到史鳳妹喊了一聲“媽”，便着急起來：“噯，鳳妹，你是不是要生啦！我怎麼遲到這會才來。”那人抱怨着自己。又說：“鳳妹，你下樓來，要小心哪！這……”

史鳳妹就一步挨一步地順着扶梯走下來。扭亮電火，然後開了門。隨着一股冷氣進來了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女人。她頭上緊緊地裹一條紅色的絨綫圍巾，臉蛋想是吹了冷風的關係，紅通通的。身上披件舊棉大衣，鈕扣沒扣上，舊底紅花夾白花的短棉襖。她一進門，就趕快扶住史鳳妹：“噯呀，這下好些了吧！快進房裏去。”她難過地說：“本來我早該來了。女工委員接到老金的電話，說他搶修鍋爐很忙，一時分不開手。醫生雖說你還沒到分娩的時候，可是還是早防着一點好。這才叫我來。不想你的胎氣來得這麼快。”她伶俐地解釋道：“嗨，我剛一出廠門哪！我那個人就在門口等我啦！他要休兩天假，是剛剛搭快車回家的。在家住一天，後天還要到鄉下去看看媽媽。我就替他弄吃



的，又燒好水……。誰知害你多吃了些痛苦。”她邊說邊把史鳳妹攙扶着，走上樓去。

史鳳妹看着她的誠懇的面容，十分地關切。勾起她許多對過去的回憶。這人叫顧玲珍。約摸半年以前，她和顧玲珍是在一台交接班車上做工的。有一次，兩人爲了爭交接班清潔工作的事，曾經吵過嘴，罵過架，弄惱了。以後，雖然交班碰頭，也各

自把頭掉掉開。現在，顧玲珍做了女工工作，爲了自家分娩的事，來到這裏，家裏還撇下她的丈夫。（她們是難得碰頭的）想到這裏，她感到一陣羞愧。

但是，顧玲珍彷彿完全忘記了以前的爭吵似的。熱情地說：“生孩子嘛！有啥難爲情的，我們女同志都要經過這一遭。快躺下來吧！”她把她安置在床上。

史鳳妹感激地道：“真是麻煩你了。早就叫他寫信給媽，他老是不寫，這晚……”

“說哪裏話，老金爲了全廠的生產大事，日夜不歇地工作，我連這一點事還不應當做嗎？”顧玲珍看看門外：“唉，這麼大的風，醫院離這裏這麼遠，怎麼辦？我去喊車子來吧！”

“不，玲珍姐姐，我看我上不得車了。你替我去請產婦科醫生來吧！我就躺床上歇一歇。”

顧玲珍臨走的時候，替史鳳妹弄好被子，回頭囑咐她說：“你定心點，我一轉身就回來。”

三、真麻煩你啦

產婦科醫生動好了手術，把娃娃包紮好，天也